



SOPHIE SCHOLL

索菲·朔尔 最后的日子*

(续完)

文 / [德国] 弗雷德·布莱纳斯道尔夫 译 / 杨 慧 李 菟

56 维特尔斯巴赫宫, 走廊, 大厅, 白天/ 内景*

索菲被洛赫尔带回囚室途中。

索菲读着起诉书, 神情镇定。面对在一旁仔细观察着她的洛赫尔, 索菲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

洛赫尔: 您看到了吧, 我们要决战到底! 对你们也同样开战, 绝不留情!

洛赫尔死盯着前方, 目不斜视地继续走着。索菲还在看起诉书。过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

她体会到, 敌人的威胁又升级了。和刚才看见的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一样, 显然起诉书的内容让她心情沉重。

57. 监狱大楼, 牢房, 白天/ 内景

索菲踏进牢房。她身后的牢门哗啦一声被锁上。白天已逝去, 牢房里是灰暗的暮色。

埃尔泽不安地看着索菲, 一脸关切的表情。索菲依然目不转睛地读着那本厚厚的起诉书, 直到全部读完, 她的双手开始颤抖。索菲把起诉书递给埃尔泽。埃

尔泽边读边露出了惊愕的表情。

埃尔泽: 我的上帝! 不!

索菲走到窗边, 向窗外看去。从她的视线看去, 可以看到最后一缕夕阳。这阳光也照射到她的面庞上。

埃尔泽: 谋反罪、蛊惑军心罪和助敌叛国罪, 而且明天就要开庭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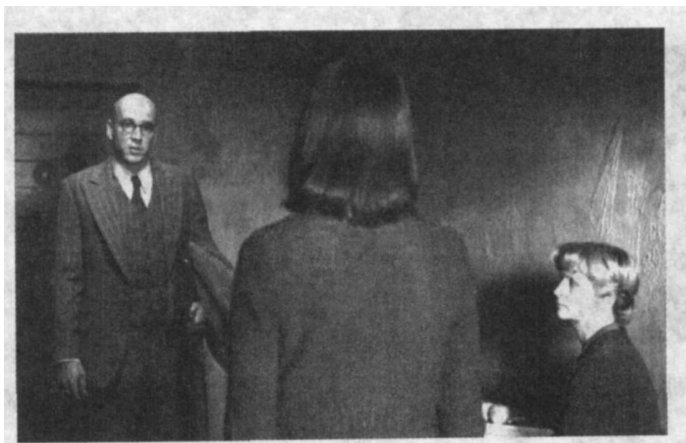
索菲: 我看见克里斯托夫了, 他们也起诉他了。

此时, 索菲已经明白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索菲: 多么明媚灿烂的一天, 可我却必须离开了! (她努力克制住泪水, 吃力地说) 我可怜的母亲。一下就要失去两个孩子……维尔纳又不知道在俄国的什么地方。

一阵颤栗传遍她全身, 但她没有哭

** 译自《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德国, 法兰克福, 塔申布赫出版社, 2005年3月)一书。这个剧本于2004年用了29天拍摄完毕。第一版毛剪片包括了剧本中所有场面的对话, 全片长180分钟。2005年上映的院线版, 因时间太长, 比第一版缩减很多。这里刊载的是第一版剧本。本刊略有删节。——编者



出来。

索菲：我父亲肯定更能理解我们。

索菲双手交叉开始祈祷。她仍然站在墙边——

索菲：我全身心地请求你，我向你呼唤，我呼唤“你”，虽然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只有你才是我的救主，请不要背弃我，亲爱的上帝，我神圣的父主啊！

祈祷很短。声音很低，但并不隐秘。埃尔泽本身也是一名非常虔诚的信徒，她也合拢了双手。

埃尔泽（只有嘴唇的轻动）：阿门。

索菲看着埃尔泽。她终于离开了那面墙，像坐马车似地坐在床沿上，用双手托着头。

牢房里的灯被从外面打开了。钥匙声再次响起。索菲抬起眼睛。埃尔泽本能地从门边躲开。一个身着西服的陌生男人走了进来。他拿着大衣、一个公文包，还有帽子。衣服的翻领上有纳粹的党徽。这是法庭指定辩护人奥古斯特·克雷因。

埃尔泽（嘟囔）：难道就不能让人安静一会儿吗？

克雷因：晚上好。哪一位是朔尔小姐？

索菲：我是。

索菲站起来走到那个男人面前，再一次面对纳粹的司法的官僚。

克雷因：我是克雷因律师，您的法庭指定辩护人。起诉书您已经看过了吗？

索菲：看了。

索菲又恢复了她的沉着与镇静。不仅如此，这时她的眼睛又充满了活力。在与这个律师的交谈过程中，一股绝望中生出的勇气闪耀在她身上。

克雷因：还有问题吗？

索菲：判决应该都已经决定了吧。

克雷因：决定判决的是法庭，不是我。

索菲：您已经去找过我哥哥或者普罗布施了吗？

克雷因：还没找您哥哥。普罗布施另有他自己的律师。

索菲：我在乌尔姆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会受牵连吗？

停顿。克雷因耸耸肩膀。

索菲（语气软下来）：求求您了。

身为法庭指定辩护律师，克雷因是纳粹的一条走狗，但他无法对索菲的情绪视而不见。他别扭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克雷因：这个会由另一个部门来决定。

索菲（加强了口气）：但我想知道会

发生什么。您是我的律师啊!

由于面对索菲很不自信,克雷因突然光火了——

克雷因:听您的口气,就好像是我要对您落到这个地步负责任似的!

索菲(有力地):我有权利知道我的家人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您是知道的。

克雷因(怒吼):告诉我,朔尔小姐,明天您是不是也要这么盛气凌人?您以为能轮得到您提要求吗?

索菲毫不让步地果断说——

索菲:是的。不论我哥得到怎样的判决,我都不指望得到从宽待遇。因为在您看来,我和他完全属于同罪。

画面切向埃尔泽。她既震惊又钦佩。

克雷因:您没有其他要说的了吗?

索菲:没有了。

在索菲的注视下,克雷因彻底失去了冷静,他向索菲喝斥道——

克雷因:您和您哥哥大概都太自命不凡了。但是你们搞错了。明天,甚至人民法院的院长都将专程从柏林赶来,我的小姐!他会把您和您哥哥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我才不能让自己跟着受半点儿牵连呢!

索菲沉默地盯着这个挑衅的律师,以示反抗。对方只得皮笑肉不笑地收敛自己——

克雷因:我知道一切会怎么样……您最后还会请求恩赐和宽恕的。

他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克雷因:开门!

索菲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男人,看着他如何不耐烦地在那儿等候开门。之

后又一阵沉默直到看守出现。

克雷因(冰冷而疏远地):您还有什么愿望吗,朔尔小姐?

索菲:您能不能至少确认一下,我哥哥有资格接受枪毙死刑,而不是绞刑。毕竟他是也曾经在前线战斗过的,有资格得到这份儿荣誉。

这个极为具体的问题使得律师再一次陷入尴尬。他沉默着,又敲了敲门。

克雷因:开门!

洛赫尔打开了门。

洛赫尔:有什么情况吗?

克雷因:没有。(转向索菲)明天我们在法庭上见。

一阵沉默。律师的出现是两个女人始料不及的,她们相对无言。

埃尔泽:可恶的胆小鬼。那个弗莱斯勒明天会把你们说成是卑鄙的罪犯。(鄙夷地)他以前是苏维埃特派员,他应该回他家乡的前线去显摆自己的本事。

刚才和辩护律师的一阵短兵相接消耗了索菲很多力气,她坐了下来。

索菲:我们的父亲曾说过:我希望你们能够正直而自由地走过一生,即使很难——要坚持自己,不畏一切强权。

长时间的沉默。

索菲:我也可以死于疾病,那样的话,意义会一样吗?

埃尔泽:不一样!

索菲:我死了算什么,如果我们的行动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震撼并且清醒过来。

埃尔泽不情愿地反驳——

埃尔泽:你不知道,芸芸众生是多么

怯懦。

索菲不想听这个话题了——

索菲：明天允许公众旁听吗？

埃尔泽：允许。但是，那不过是演戏，是杀鸡给猴看。

索菲：那样的话，弗莱斯勒就必须公开谈我们的传单！而所有人都能听到我们的想法。如果大学生们知道我们因为散发几张传单就遭如此对待，肯定会起来闹事。为了这个政权的统治，已经有那么多人死在战场上，现在也必须有人为阻止这一切而牺牲了。

索菲陷入能把“白玫瑰”一直以来的秘密抵抗活动公布于众的兴奋想像之中。埃尔泽则以怀疑的目光回应索菲。但她没有扫索菲的兴，只是转而谈起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一些更为实际的事情。

埃尔泽：判决之后您会先被转押到别的地方。（犹豫片刻）如果真出现最坏的情况的话，行刑前每个人还有99天的时间。不过，到那时候，美国人就会打过来了。我们互相写信吧！——一言为定？

索菲：好。

接着索菲又吟诵了两句话，好像是一种自我鼓励——

索菲：坚强的头脑，温柔的心灵。我哥哥说的。

索菲愈发地恢复了沉着与镇定。

她的目光投向台灯。这个夜晚它通宵未熄。

58 监狱大楼，牢房，夜/内景

牢房白色的灯光中索菲脸部特写。她安静地沉睡着，而埃尔泽却彻夜未眠。她浑身发抖地蜷缩在毯子里，靠墙而坐，

双臂抱住双腿，失眠及内心的不安令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门上监视窗的盖子被打开了。有人看了看索菲，又关上盖子。

牢房里寂静得似乎可以听到脉搏的跳动。

这时我们从索菲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她在做梦。她的眼睛在眼皮下来回动着，双臂放在胸前，仿佛举着什么，而且看起来分量不轻。索菲的呼吸加快，双臂抱得更紧了。之后她缩成了一团，眼看就要醒了，但是她又把双臂从胸口放松，伸到了毯子外面。她的呼吸渐渐平缓下来，脸部放松了，直到最后露出了一个温柔、解脱般的笑容。

59. 监狱大楼，牢房，白天/内景

1943年2月22日。星期一。

从索菲的视点朦朦胧胧地出现了埃尔泽的脸庞。她悲伤又异常温柔地微笑着。索菲感到埃尔泽的手正像母亲一样抚摸着她的头发。索菲醒了。

埃尔泽：索菲！

索菲的表情平静、放松而清醒。

埃尔泽：早上好，索菲，7点了。

监狱又运转起来了，声音传到索菲和埃尔泽的牢房里。埃尔泽不安地看了一眼还锁着的房门。索菲从梦中渐渐回过神来，慢慢地、一点点地回到现实。她既没有害怕，也没有受埃尔泽的不安影响。和每天一样，只穿着内衣睡觉的索菲走向水池，用手把头发从脸上撩开，尽量地把自己梳洗得整齐一些。

索菲：我睡得真是沉极了。

埃尔泽：这很重要，你需要体力。

索菲:我做了一个梦。

埃尔泽:说给我听听!

索菲一边穿衣服一边讲述她的梦。她的动作轻松,就好像这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早晨。索菲微笑着回忆着梦境。她的脸上呈现出得以解脱的安详。

索菲: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天,是初夏。我的四周都是田野和树林,一切都是绿色的,就像我们阿尔卑斯山区第一次收割青草之前的景色。我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穿着白色的长裙。她离我那么近,那么亲,我应该带这个孩子去受洗。我看到一个小教堂,美极了,高高地坐落在一座沐浴在阳光下陡峭的山顶上。

一边说着,索菲的目光仍追随着自己的梦幻之旅。

索菲:我的四周是如此的寂静,没有钟声,没有鸟鸣——但一切却都生机勃勃。我出发了,就好像每次和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们去爬山一样。我紧紧地、牢牢地搂抱着那孩子。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

说着,索菲神情严肃起来,但是表情中没有任何恐惧,完全是一如既往的安详,宁静——

索菲:突然间,地震了,就在我的脚下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我开始往下滑……我看了一眼那个孩子,正好还来得及把她轻轻放到安全的地方。

索菲的表情安详,目光炯炯有神——

索菲:我掉下去了,然而,我却觉得解脱和轻松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孩子安

全地留在了我把她放下的那个地方。

她又用了几秒钟来享受这种情感。

索菲: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孩子就是我们的理想,她活下来了。

索菲微笑着,埃尔泽试着像她一样地笑,开始没能做到,再次努力才笑了出来。索菲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已经有人在开门了。

洛赫尔拉开了门——

洛赫尔:朔尔,准备上车!

埃尔泽(吼叫):把门关上!这位姑娘总得正儿八经把衣服穿好!

洛赫尔急忙顺从地把门掩上了。埃尔泽走向索菲。索菲简单地洗了手和脸,又拿起毛巾擦干。

埃尔泽:上帝与你同在,索菲!

索菲:上帝与你同在,埃尔泽……非常感谢。

她们最后一次彼此对视。索菲离开了牢房。

埃尔泽背转过身。我们跟随着她的目光。在床上埃尔泽看到了仿佛是被撇在那里的起诉书,字面朝下。在纸的背面则是索菲用大写字母写下的:自由。

埃尔泽眼含泪水,望向远方。

60. 维特尔斯巴赫宫,监狱大楼,入狱登记处,白天/内景

洛赫尔把索菲交给负责接收的安全局人员。索菲现在戴上了手铐。安全局的人穿上制服夹克,戴上帽子。洛赫尔把索菲的卷宗也同时交给了他。

洛赫尔:去下面车队。

安全局人员:他们已经候着了。

安全局的人带着索菲走了。我们停

留在洛赫尔身边,他带着嘲讽而鄙夷的笑容,看着索菲离去。

61 维特尔斯巴赫宫,白天/外景

阳光明媚。我们和索菲以及两名押送她的党卫军士兵一起登上一辆民用汽车,出发了。

索菲看起来精神高度集中,并且很紧张。她在民众面前为自己的案子所进行的斗争要开始了。

62 法院,白天/外景,内景

汽车驶入。两名“蓝色警察局”的警察等在入口处。索菲被他们带下了车,带进了大楼,带到了216厅。

63 法院,216厅,白天/内景

索菲被那两名“蓝衣警察”带入了法庭。她看着大门在面前开启,接下来出现的是令她震惊的场面:整个大厅几乎座无虚席,只有男人,绝大多数身着军服。很多穿着黑色的党卫军制服。其中还有几名残废军人。此刻,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她的。索菲听到很多人在兴奋地窃窃私语。索菲入场时,大厅静了下来。她严肃、苍白、镇定。法官们还未到场。

她右边靠墙的一侧已经坐着她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两人分别被两名身着全套制服并戴着警帽的“蓝警”左右挟守着。

索菲的目光搜寻着汉斯和克里斯托夫。同时,她也被两名看守快步带向那边。其间,要先经过两名法庭指定辩护律师就座的辩护席。辩护席的后面是被告席。律师奥古斯特·克雷因为朔尔兄妹辩护。克里斯特的律师名叫费尔迪南德·赛德尔。克雷因瞥了索菲一眼,又急忙移开

了目光。

索菲就坐之前,发现帝国检察官魏尔斯贝尔格(此刻身着大红色法衣)已经在法官席旁就座,旁边还有一个男书记员。索菲与魏尔斯贝尔格的目光相遇,魏尔斯贝尔格没有像她的律师那样回避她的目光。

索菲这时转向了其他两名犯人。汉斯和克里斯特给索菲的感觉是沉着镇静的。索菲知道,汉斯和她一样,已经料定自己将被处以死刑。但是他们将还会抗争到最后。索菲看到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显得要比汉斯紧张得多,因为他笔挺僵直地坐着。他应该还有一线侥幸免死的希望。

在大厅里,我们看到了见习律师萨姆贝尔格和一名国防军中尉。中尉穿着军装,军装的扣眼里别着一块小小的黑纱。两个人都在25岁左右。

索菲被安排坐在另外两个被告席的旁边。被告们分别被警察们紧紧地夹在中间。

汉斯: 索菲,你好吗?

索菲向前倾着身子对汉斯微笑,几乎是同时地反问道

索菲:你呢?

一个穿制服的警卫打断他们——

警卫: 禁止交谈。只有被问到的人才可以说话。

旁听席的所有人都直盯盯地看过来。被告们对此并不在乎。克里斯托夫沉默不语,索菲一直看着他的眼睛深处。

索菲: 克里斯托夫.....

汉斯: 都是我的过错。

克里斯托夫(吃力地):是命。

汉斯:你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索菲注意到克里斯托夫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显然是绝望的微笑,这使她略感轻松。

看守:现在肃静!

大厅里鸦雀无声。索菲看见侧门被打开,“法官们”出现了。

索菲认出的第一个男人身材瘦削,穿着带有纳粹十字鹰标志的血红色法衣。那就是洛兰德·弗莱斯勒。他头戴平顶法官帽,腋下夹着三份卷宗(不是莱茨牌文件夹,而是扁平的法庭文件夹)。跟在他身后的是一名叫史蒂尔的法官,他穿着简单的黑色法衣,同样也拿了一摞文件。还有党卫军将军布莱特豪普特;身着制服,头戴帽子的冲锋队将军布恩格,以及也同样穿着冲锋队将军制服的巴伐利亚州秘书克格尔迈埃尔。——尽管制服如此显赫,但是除了布莱特豪普特,其他这些人都只是为了充数而来,他们没带任何卷宗;纸和铅笔放在桌子上。

索菲看到,血红色的大法官和他的随从一进入大厅,旁听席上的观众,连带帝国检察官和那两名辩护律师便立刻从他们的座位上弹了起来。警察们把被告们也从长凳上拽了起来。

警察:起立!

法官们就位(首先各自站立于椅子后面)。全体起立。厅内肃静。

然后,弗莱斯勒环视着法庭里各个角落,确认一切就绪。

这时,他把索菲当作3名被告的代表,第一个把目光抛向她。索菲的双手痉

挛地紧紧交握在一起,但是她没有在血红色大法官的面前低下眼睛。

索菲随后看到,弗莱斯勒高抬手臂,行希特勒礼,观众则立即以同等的威武之态回礼。惟有萨姆贝尔格的行礼有些迟疑,而那位中尉却是极为投入。

弗莱斯勒:希特勒万岁!

全体:希特勒万岁!

3名被告当然没有还礼。索菲注意到弗莱斯勒把他们的这种态度都看在了眼里。而几个被告不回礼也在情理之中。弗莱斯勒侧眼瞟向布莱特豪普特,对方点头示意。当弗莱斯勒就座后,其他人才全部坐下。

弗莱斯勒整理着他的卷宗。大厅里鸦雀无声。随后他抬起眼睛盯住索菲和其他两名被告。

魏耶斯贝尔格与弗莱斯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者正清清嗓子准备开始。弗莱斯勒把目光投向观众席。这时所有的人都看着前面,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弗莱斯勒身上。

弗莱斯勒:我宣布,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委员会,对来自慕尼黑的汉斯·弗里茨·朔尔、索菲娅·马格达琳娜·朔尔、以及来自阿德兰斯的克里斯托夫·赫尔曼·普罗布施,犯有谋反罪、蛊惑军心和助敌叛国罪一案的审理,现在开庭。

索菲、汉斯和克里斯特这时已准备承受庭审乃至肉体的侵犯。他们神情集中,从大厅的侧面向前注视着法官席。

64. 法院,216厅,白天/内景

第一个被审判的是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弗莱斯勒传唤他。

弗莱斯勒: 普罗布施, 克里斯托夫。

克里斯托夫: 是。(轻声自语) 我是第一个?

克里斯托夫被带到了前面。观众们打量着他。窃窃私语。

弗莱斯勒(看着卷宗): 1919年11月6日生于穆瑙。父亲是自由职业学者。参加过青年义务劳动军和军事培训?

克里斯托夫: 是。

弗莱斯勒打量着他的牺牲品。在审讯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的过程中, 他的声调尚为节制。

弗莱斯勒: 已婚, 并有3个孩子?

克里斯托夫: 是的, 一个两岁半, 一个1岁零3个月, 还有一个才4个星期。

弗莱斯勒: 您怎么想, 我是说, 偏偏是您这个无能之辈怎么能以真正的德意志人自居去教育3个孩子?

克里斯托夫: 我是一个好父亲, 而且……

弗莱斯勒: 什么……而且?

克里斯托夫不太确定地向旁边看了一眼。我们看到索菲微笑着向他示意。克里斯托夫显然是非常困难地说道——

克里斯托夫: ……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

弗莱斯勒(打断他): ……也就是说, 根本不是个男人!

弗莱斯勒挑出了那张黏在一起的传单, 把它举向被告——

弗莱斯勒: 这是您的笔迹吧?

克里斯托夫: 是的。

当弗莱斯勒念着传单中的句子的时候, 克里斯托夫看着汉斯, 汉斯对他点点

头。克里斯托夫又多少得到了一点儿力量来为自己命运奋争。

弗莱斯勒: 您指的不就是元首吗, 或者是我搞错了? 如果您这么写: (引用) “难道为了这个仇恨和毁灭的使者要牺牲所有的德国人吗? 就为了他, 一个把犹太人蹂躏致死的人, 把一半波兰人灭绝的人, 并要消灭俄国的人? 他, 一个夺走了你们的和平、自由、家庭幸福、希望和快乐, 只把通货膨胀还给你们的人?!”

他念到最后几句话时, 观众中响起了一阵的议论声。中尉表情愤慨地摇着头。

克里斯托夫(有力地): 这只是一份草稿, 再没其他的了。

弗莱斯勒(对着观众): 他说他不问政治?! 这简直太可笑了!(对着克里斯托夫) 是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的福利使您享受了职业教育, 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口政策让您身为学生就能建立家庭, 可是这些都没能让您拒绝朔尔兄妹的要求, 您起草了这份传单, 拿斯大林格勒的英雄战斗作由头, 把元首骂成是军国主义骗子, 散布懦弱的悲观战争论, 还策反投降——这些您承认不承认?

克里斯托夫: 我承认。但这不过只是一份草稿……

在弗莱斯勒洋洋洒洒激情道白时, 坐在边上的索菲观察着那些观众的反应。中尉面带鄙夷的笑容。大厅中的大多数显然是站在弗莱斯勒一边, 那些轻微的骚动和反感的表情都说明了这一点。

弗莱斯勒: 在德意志民族的求生斗争中就没有“只是”这个词。

汉斯把身子前倾,对索菲说——

汉斯:真是一场闹剧!

弗莱斯勒:另外,您是不是也不想承认和另外那6份传单,还有墙上的标语口号也有干系?

克里斯托夫第二次疑惑地看向汉斯。汉斯点点头。弗莱斯勒看在了眼里,他怒斥道——

弗莱斯勒:问您话的人在这儿呢!

克里斯托夫又看着弗莱斯勒。

克里斯托夫:我和那些事都没有关系,院长先生(努力地)……我的草稿连改都还没改过。我本打算先还是商议一下,看看是否……

弗莱斯勒:哈,商议……,您的措辞,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商议的!(对观众)这个无赖为了论证他传单里的那些预言,竟然引用了——罗斯福的话!(观众们交头接耳)而且他这些全都是从英国广播里偷听来的!(对克里斯托夫)这个您也承认吧?

克里斯托夫:是的,院长先生。(稍停,他又竭力道)但我想说的是,我在起草这份传单的时候是患了一种……“心理抑郁症”……

弗莱斯勒(嘲讽地打断):原来如此?(高声地)“心理抑郁症”是起草传单的罪魁祸首吗?

克里斯托夫:……我是说,我在起草这份稿件时患了一种“心理抑郁症”,十分痛苦……这场战争……我妻子的产褥热,她一直还在……

弗莱斯勒:算了,您给我住口吧!这些根本就不能开脱您这如此恶劣的谋反

罪行。

克里斯托夫仍没有就此罢休。他试图抓住一切可能因素为自己争取公平。同时,他第三次用眼神去和被告席上的索菲与汉斯沟通。我们看得出克里斯托夫十分愧疚。汉斯向他示意。克里斯托夫长长出了口气。

克里斯托夫:我昨天就已经书面声明我和他们脱离关系了。另外我仍然还是要说,对于这些行动,我更是既没有给予财政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也没有帮助他们印制或者散发传单。因此,绝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我……

弗莱斯勒:我对您的档案一清二楚,您想文过饰非的企图瞒不了我。

克里斯托夫(绝望地):传单不过就只是些言辞!

弗莱斯勒(冷酷地):只是言辞?历史上所有的叛贼也都是只用言辞的。

克里斯托夫(据理力争):但是没有人看到过它。这只是一份草稿……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曾……

弗莱斯勒(冷酷而平静):我们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您把自己说成是心理变态的白痴,想以此逃脱罪责。

克里斯托夫:院长先生,我的孩子们需要父亲。

汉斯点头。在观众席中,萨姆贝尔格也点了点头。

弗莱斯勒:德意志的孩子们不需要这样一个拙劣的榜样,您根本就不配,普罗布施。

索菲注意到,大厅中还有几个人(与萨姆贝尔格一样)对此持保留态度。弗莱

斯勒不得不试图扭转这种不利于自己的局面,因此他对着观众,口气略缓地说了一句话,令我们的观众也以为,克里斯托夫或许还有一线逃脱死罪的希望——

弗莱斯勒(对观众):至少他还算有胆量认罪。

克里斯托夫盯着弗莱斯勒,手指痉挛地紧抓着椅背。虽然内心情绪激愤,但他仍紧咬着牙关,保持昂首挺胸的姿势。弗莱斯勒不和他的牺牲品再做纠缠。他与布莱特豪普特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者勉强地点了点头。弗莱斯勒结束了对克里斯托夫的审讯,对他来说,这名被告现在已经是如同空气。弗莱斯勒对着辩护席——

弗莱斯勒:辩护人,还有问题吗?

赛德尔:没有,院长先生。

弗莱斯勒(对着克里斯托夫的方向):带下去。(对着被告席),朔尔,汉斯。

克里斯托夫被带下去的时候,一个“蓝衣警察”把汉斯拉扯着向前拽去。观众席中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索菲看到,汉斯与克里斯托夫因为过道狭小而擦身挤过,并且二人对视了一下。索菲看着克里斯托夫坐下。她自己非常紧张不安,但却鼓励般地对克里斯托夫笑了笑。克里斯托夫耸耸肩,但随即也对索菲笑了,然后他低下了头。他声明了自己持有不同的信念,因此当弗莱斯勒说他还算认罪之后,他就怀抱了一线免死的希望。弗莱斯勒喝了一口水。

65 法院,216厅,白天/内景

汉斯挺拔地站在审判席前,近乎军人姿态。弗莱斯勒先用一种平和的声调

开始,随后他越来越激昂,明显的要比审判克里斯托夫时喊得更凶。观众们鸦雀无声,像被施了魔法般地看着前面。

弗莱斯勒:您从1939年春季开始就读于医学专业,是吗?

汉斯:是的。

弗莱斯勒:现在——靠着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的福利——读到了第8学期。

汉斯:的确是第8学期。

弗莱斯勒:是吗?8个学期?——全花的是帝国的钱!可也是这么一个寄生虫——在此期间,您曾经在对法战役时在一家野战医院担任救护,另外从1942年7月到11月在东部前线担任过救护?

汉斯:这也是对的,不过我想说……

弗莱斯勒:我没问,您就什么也不要说!

汉斯(不妥协地):我想要说,我不是为了寄生……

弗莱斯勒:把您的嘴闭上,否则我就让人把您带下去!

汉斯:我并不是为了寄生而读大学的,念大学是每一名学生和士兵的义务。

索菲可以清楚地看到,弗莱斯勒此时如何变得怒火中烧,并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一番激情表演。

弗莱斯勒:是吗?那我们就说说义务吧!作为一名大学生,您的义务是带头为社会服务。可是这种义务以及那些福利,那些帝国恰恰是给了您的福利,都没能阻挡您在1942年的初夏(提高了嗓门),去散发4份“白玫瑰”的传单,危言耸听地预言德国将会失败。(继续抬高声音)煽

动所谓的全民消极抵抗和阴谋破坏军备生产,而且简直就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要求剥夺德国人民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且颠覆他们的政府。

当弗莱斯勒概要地摘引传单内容时,观众中不满的声音大了起来。有人喊道——

中尉:真是闻所未闻!

其他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这简直是无耻!

弗莱斯勒不动声色的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这种认同他的情绪——

弗莱斯勒:朔尔,这个您承认吗?

汉斯(理直气壮地):承认。

弗莱斯勒:我这儿还有足够的证据。(翻阅着卷宗)油印模具、打字机、邮票、甚至一把手枪。还有,您妹妹是不是也是被您这个胆小鬼拉下水的?

观众骚动。

索菲: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索菲注意到观众席中的新一轮骚动,目光纷纷投向她。她也看到了萨姆贝格和中尉带着疑问的目光。索菲因此介入了审讯,虽然她还坐在被告席上。

弗莱斯勒:我问您了吗,被告人?

索菲:我必须澄清事实。

弗莱斯勒:不要用您的评论扰乱法庭!

索菲的看守拽住她的胳膊。弗莱斯勒喝了一口水,看着旁听席(他看上去对自己在观众面前的表现充满了信心)。他又转向汉斯。

弗莱斯勒:1942年11月,您要求您的朋友,也就是被告普罗布施,给您起草一

份传单,内容要足以唤醒德国人民!他在12月底给您提供了一份传单草稿。是这样吗?

汉斯:不是。他什么也没有提供,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弗莱斯勒恶意地举高了那张被拼粘起来的传单。

弗莱斯勒:怎么是忧虑?这张东西就是普罗布施写的嘛!

汉斯:但是,该写什么,全是我告诉他的。

弗莱斯勒:这么说您,您是有计划地把其他人都拉进来的,您想这样来扩大你们的犯罪团伙?

汉斯(军人般地简明):我是惟一的负责人。

弗莱斯勒这时再一次激动起来——

弗莱斯勒:你们全都是没有信念的混混儿!事实就是你们兄妹两个,一起写了6份传单,特别是这最后一份……

汉斯:只有我,没有我妹……

弗莱斯勒(蔑视地):得了吧!

弗莱斯勒先喝了一口水,然后又再一次回到传单的话题上。当他摘引传单内容时,整个大厅中又一次响起观众的议论声。

弗莱斯勒:你们对党宣战,批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种政策,并且还写什么,清算的日子已经到了!这个龌龊的玩意儿主要是您和施默莱尔去散发的。

汉斯:这不是事实。

汉斯依然不屈不挠。索菲关注着整个审讯,神情凝重而坚定。克里斯托夫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

弗莱斯勒: 您别再编谎了! 施默莱尔还跟您一起在这城里的墙上到处涂写标语——然后吓得逃跑了。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您服罪了!

汉斯: 我现在就在这儿, 站在您面前。只要您让我说话, 我就会为自己辩解, 院长先生。

弗莱斯勒: 您胆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是因为, 您认为没有什么威吓的手段能让您害怕, 就像你们在一张传单里写的那样。这点我们可以走着瞧! ——您写了这些传单, 是因为您自认为, 德国人民只有背叛元首才能渡过战争的难关吗?

汉斯思忖着如何更好地回答他。

汉斯: 因为战争不再……

弗莱斯勒怒吼着打断汉斯——

弗莱斯勒: 是, 还是不是, 回答这个有什么难的!

汉斯: 对抗美国、英国和俄国, 我们是不可能赢的。您只要看一眼地图! 希特勒百分之百地在把德国人民带向深渊。他不可能赢得战争, 他只会让战争再拖延下去!

弗莱斯勒: 您真是大错特错地小看了德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和坚忍能力了。您这种吃里爬外的恐怖主义只会让更多的德国士兵牺牲。

汉斯(发誓般地): 只有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人……

弗莱斯勒: 结束战争? 那么, 难道您相信, 是由您来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吗? 德国的全体人民要的是决战到底。

汉斯: 德国人民的血已经流光了, 他们想要和平。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是欧

洲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在场的每一个人……

大厅里的骚动升级。萨姆贝尔格羞愧难当地看着地面。

弗莱斯勒: 得了, 您以为自己是谁? 您这个无耻的流氓居然胆敢如此放肆, 在法庭辱骂元首?

索菲发现, 汉斯由于激动和精神高度集中而突然间脸色苍白, 好像要晕倒一样。他抓住了前面椅子的靠背, 全身一阵颤抖袭来。他向后扬起了头并闭了一下眼睛, 但是他没有屈服, 并接着用坚定的语调继续回答。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声音比之前要低沉些。观众席马上静了下来, 因为谁都不想错过汉斯的答词。

汉斯: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统治全欧洲以及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美梦早已是无稽之谈。谁还能相信, 如果盟军的轰炸机可以夜复一夜不受阻拦地把他们的炸弹扔向德国的城市, 是因为我们的空军都没有起飞?

汉斯说着情绪又激昂起来。

弗莱斯勒: 国防军已经卡住了俄国人的脖子!

汉斯(挖苦地): 比如说, 在斯大林格勒吗?

索菲看着观众席, 这时能看见的只有沉思而严肃的脸庞。有些人看到有人敢于在这个场合坦言真相, 甚至露出惊恐。中尉从侧面审视着萨姆贝尔格, 仿佛想揣摩他邻座的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弗莱斯勒: 就因为我们内部没有百分之百的支持, 德意志帝国的抗争才会如此艰难, 这都是您和您的同伙们造成

的。谁都知道,有多少德国军人为了保卫祖国而战死疆场。

听到这里,汉斯给了弗莱斯勒一记致命的回击——

汉斯:我自己曾经在东部前线参战,(半对着观众席)和很多这里的观众一样。但是您没有。

大厅里顿时陷入惊人的肃静。一个观众不得不压低嗓子咳嗽。没容汉斯继续说下去,索菲注意到,弗莱斯勒已经十分不自在。弗莱斯勒用余光感到了布莱特豪普特投来审视的目光。他一时哑口无言。汉斯也觉察到了这点,他进一步补充道——

汉斯:我曾经不得不亲眼目睹在波兰和俄国血流成河;我也曾经不得不亲眼目睹德国的士兵枪杀那里的妇女和儿童;(嗓音低沉地)我还曾经不得不亲眼目睹我们的战士冻死,饿死。

弗莱斯勒:妇女和儿童被枪杀?难道您真的这么愚蠢,以为会有一个国人相信您这些信口雌黄?

汉斯:如果希特勒和您不害怕我们的观点,我们也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弗莱斯勒:哼,您给我闭嘴!……哼,反正是……没有廉耻的无赖……您不过是个蠢货,是个卑劣的叛徒。审讯结束!

大厅被铁一般的沉默笼罩着。也许无人胆敢对这样一场激烈论战的审讯摇头置否,但是索菲从观众们的身体动作上捕捉到,他们内心深处开始产生抵触情绪了。我们特别看到萨姆贝尔格交叉的双臂和双腿,看到中尉目光上下忽闪,

以回避面对眼前发生的事实。还有人在不安地摆弄着勋章。弗莱斯勒显然受到重创。他喝了一口水。此刻他已经没有了表演般的义愤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恼羞成怒。

弗莱斯勒结束了对汉斯的审讯。他转向其他陪审成员——

弗莱斯勒:还有问题吗?

汉斯充满自信,多少有些挑战地瞟了瞟魏尔斯贝尔格以及他的指定辩护律师。索菲挺了挺腰身。她为她的哥哥感到骄傲。但是,克里斯托夫仍然心情紧张。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保住性命,只是仍抱有希望。审判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回答弗莱斯勒的提问。

魏尔斯贝尔格:没有了。

克雷因:没问题了,院长先生。

弗莱斯勒:朔尔,汉斯,回到您的座位上去。——现在让我们提审第三个罪犯。

大厅里一阵低语的嘈杂,人们又在捂着嘴议论审判的程序。弗莱斯勒用铅笔在桌子上使劲地敲了两下。大厅里立刻恢复了肃静。所有的眼睛都乖乖地注视着前面。当汉斯走回被告席的时候,兄妹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鼓励对方。汉斯的表现已远远不仅是勇敢了。索菲仍需要力量去对抗这个血红色的大法官。两个人被带着擦身而过。

汉斯:全力以赴……!

索菲点头。

66. 法院, 216, 白天/ 内景

现在大厅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索菲身上。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她。索菲

此时背对着观众。她要看到观众的眼光，需要转身才行。她可以感觉到，弗莱斯勒正巴望她——至少作为一个女人——内心胆怯和不安，然而她的表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结果在审讯索菲时，弗莱斯勒的恼怒才到了极点。

弗莱斯勒：索菲娅·马格达琳娜·朔尔，生于1921年5月9日？

索菲：是的。

弗莱斯勒打量着他的牺牲品。开始了第一次攻势——

弗莱斯勒：您在大学里散发有谋反内容的传单，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索菲：不，我不感到羞耻。

弗莱斯勒：哼，她不……感到羞耻！

索菲看着弗莱斯勒夸张地做了一个扔传单的手势。

弗莱斯勒：扔到了天井院里……就这么随便一扔？

索菲：不是就这么随便一扔，而是为了要把剩下的传单也都散发出去，因为

我们想……

弗莱斯勒：大声点儿，根本听不到您在说什么。

索菲清清嗓子，大声重复——

索菲：我想把最后一些传单也都散发出去，可以让我们的理想……

弗莱斯勒怒气冲冲地在他的卷宗里翻找一张传单——

弗莱斯勒：理想？把这个垃圾称为理想！只有十足的蠢货才说这样的话，而不是德国的大学生。

索菲：我们是用文字来战斗。

弗莱斯勒：就用这一类侮辱性文字吗？（摘读）“一段来自无比卑劣和狭隘头脑的元首语录，指引着它醉心功名的未来党徒们，变成无神、无耻、无知的剥削者和刽子手，成为元首的盲目、愚昧的追随者。”（省略并继续摘读）“……那些把一个民族最崇高的价值信念拿去给猪糟蹋的半吊子们，”（尖声嘶叫）“拿去给猪糟蹋”，这是大学生，我们的社会精英应



该使用的措辞吗?

观众席上这时一片肃然,没有因听到这段“反叛的”话而窃窃私语或者喊叫,这使得弗莱斯勒感到不安。有人隔了半晌儿才喊了一声——

画外音:难道我们就任凭他们这样放肆吗?

这句试图支持弗莱斯勒的呼声,却加重了大厅里怀疑与抵触的气氛。弗莱斯勒用力挤了一下眼睛,再把目光抛向观众。似乎在等待他们更进一步的支持,然而观众席上只有沉默。

索菲:说的本来都是事实。

弗莱斯勒又开始了另一段激情表演——

弗莱斯勒(气愤地):是吗,您是不是一点良知和德行都没有了?那个可怜的(魏玛)共和国的财阀政治罪犯们倒台之后,是德国人民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是他最终使自由和荣誉这两个词重新具有意义。但是,这些您是不会理解的,您只会阴谋蛊惑人心。

索菲:我们没有蛊惑人心,我们只是描述事实现状。

弗莱斯勒:这儿您倒的确还写了“为此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劣等人群决裂吧!”您还是好好看看您自己吧,那样您就看见劣等人了!——印刷传单纸张您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

索菲:买的,还有从大学里拿的。

弗莱斯勒:原来是这样,从大学拿的?阴谋盗窃国民财产?还恰恰是纸——最缺的东西!这倒很像叛贼干的勾当。您说,索菲娅·朔尔,您的未婚夫不还是曾

在斯大林格勒作过战的国防军军官吗,他受了伤,多亏他那些英勇的战友,他才死里逃生。他也参加你们的组织了吗?

索菲:没有。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弗莱斯勒:可您这个胆小鬼却在后方拆他的台!

观众中这时又有人在议论了。索菲侧转了一下身体,然后更加坚定地继续说——

索菲:我哥哥和我试图通过这些传单唤醒德国民众,尽快结束对其他民族以及犹太人的血腥屠戮,否则迟早盟军会来结束这一切。——难道我们想成为永远被全世界所仇恨和唾弃的民族吗?

弗莱斯勒:得了,一个优种民族对此不感兴趣。

索菲:您那个优种民族真正想要的是和平,是人的尊严重新得到尊重。它要的是上帝,良知和同情心。

弗莱斯勒一时无言以对。观众们都在等着他的驳辞。但弗莱斯勒只是重复——

弗莱斯勒:上帝,良知和同情心?哼,您脑子里还有什么?

弗莱斯勒看到布莱特豪普特开始在一张纸条上写着什么。弗莱斯勒打起精神继续吼叫——

弗莱斯勒:决战到底将给德意志民族带来胜利,它将在这场硝烟战火中得到洗礼,走向强盛……

索菲:数百万人成为炮灰……还有所谓的排犹以及灭绝精神残疾病人行动,这些都是登峰造极地惨无人道、空前

绝后的犯罪行为……

弗莱斯勒: 民族优化难免过激行动, 也理所当然。

索菲提高声音, 半转向旁听席——

索菲: 每一个坐在这大厅里的人, 都因为这场战争失去过亲人和朋友。决不会有人相信, 这是优化我们的民族所必需的。实际每个人都很悲伤。

这句不仅真实而且感人的话, 显然打动了观众。我们特别在戴着黑纱的中尉身上看到这种反应。

弗莱斯勒反驳的声音也出人意料地降低了, 并且失去刚才的慷慨激昂——

弗莱斯勒: 的确悲伤……但是却充满自豪。——这点, 像您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停顿) 您自始至终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什么呢?

索菲(肯定地): 我在想迟早必须有人采取行动! 这是惟一可行的出路。

弗莱斯勒完全被这句话震慑住了, 他只好冷笑为自己解围。汉斯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为斗土般的小妹妹而骄傲。克里斯托夫在点头。这时, 索菲再次出击弗莱斯勒——

索菲: 我们所说和所写的这些也是很多人的共识, 只不过他们不敢说出来而已。

观众席一派沉默, 肃穆。几乎没有人抬眼看着前面的法庭, 仿佛惟恐自己因为沉默被抓住, 而染上罪犯“同谋”的嫌疑似的。布莱特豪普特把那张字条推向弗莱斯勒。我们和弗莱斯勒一起读到上面的字: 是可忍, 孰不可忍。

由于意识到他无法制服这些被告,

弗莱斯勒在短暂的犹疑不决之后, 对索菲挖苦道——

弗莱斯勒: 得了, 您真该闭嘴了!

索菲转过身, 环视大厅, 这儿, 那儿, 都有人垂下了眼睛。萨姆贝尔格用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嘴并朝索菲看去。她迎住了他的目光。那个中尉尴尬地摸着耳朵把眼睛闪向出口, 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席而去。但是在这场审判中没人中途离席。弗莱斯勒转向陪审法官们——

弗莱斯勒: 有问题吗?

此情此景中,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帝国检察官只得垂下目光。克雷因不满地摇着脑袋。

弗莱斯勒: 取证结束。

索菲被她的看守带回被告席。这次休庭时, 观众已经没有人再窃窃私语。

索菲返回被告席时, 眼睛望着哥哥和克里斯托夫。汉斯很清楚, 索菲现在也豁出性命了。他为这个女战士而骄傲, 也为她不能免死而悲伤, 因此他脸上凝成了一丝苦笑。克里斯托夫则显然被索菲最后的几句话震撼了。

弗莱斯勒: 现在开始诉讼程序。

67. 法院, 216厅, 白天/内景

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观众席上肃穆、寂静。索菲望着弗莱斯勒, 他对原告做了一个手势——

弗莱斯勒: 帝国检察官魏尔斯贝尔格先生, 请提交您的诉讼状。

与弗莱斯勒前边审讯时的声嘶力竭相比, 帝国检察官在取证结束时的语调听起来客观平和——

魏尔斯贝尔格: 尊贵的审判团, 这些

通过取证得到确认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死刑。帝国检察院认为,为了保护战斗中的人民和帝国,这是惟一合理的判决。帝国检察院与我们的士兵立场一致。

弗莱斯勒:辩护人?

索菲希望和她的律师的交流一下目光,但是没有可能。她的辩护律师全神贯注于法官席,看不到他有任何为被告人讨回公正而做的努力。

克雷因:最高审判团,我着实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提请对被告汉斯·朔尔处以其应得的刑罚。对被告索菲·朔尔从轻量刑,因为她还是一个少女女孩。

克雷因坐下。“代表”普罗布施的帝国律师费迪南德·赛德尔站起来——

赛德尔:最高审判团,我请求对被告普罗布施从宽判决,因为他当时有心理障碍。

赛德尔坐下。

弗莱斯勒:好,现在我们还有被告的最后陈辞。(看着卷宗)汉斯·朔尔!

索菲看着她哥哥,突然被告席近处的门口发生了突然事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那里。

68 法院,216厅,白天/内景

索菲看见她父亲罗伯特·朔尔闯进审讯厅里来。母亲马格达琳娜·朔尔和一个身着国防军军服的年青士兵(维尔纳·朔尔)跟在后面。大厅里这时又出现了骚动和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弗莱斯勒没好气地从卷宗上抬起眼睛,伸长了脖子。

罗伯特·朔尔:我是他们的父亲。

弗莱斯勒:请肃静!

罗伯特·朔尔在门口与一名警察拉扯揪斗。另有几个观众也跳了起来,想去帮忙把朔尔的父母推出去。不过,那个中尉没去。萨姆贝尔格拉住了另一个观众的胳膊——

萨姆贝尔格:别去了,算了。那是他们的父母。

弗莱斯勒(大声地):把这些人赶出法庭去!

汉斯和索菲站了起来。克里斯托夫坐着没动。兄妹俩又被看守拽回了他们的座位上。索菲和母亲目光相遇。索菲担忧。汉斯和克里斯托夫彼此对视。罗伯特·朔尔到底闯了进来,他先向辩护律师走去——

罗伯特·朔尔:您就是我孩子的辩护律师吧?请您到前面对院长说,我要为我的孩子辩护。

索菲看到,那个律师目瞪口呆地望着她父亲。父亲又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强调他的要求。她又去看汉斯。汉斯显然很震惊。

大厅里持续的骚乱。

弗莱斯勒:肃静!

克雷因站起来,疾步走到法官席前,用轻声、但足以让索菲听到的声音——

克雷因:院长先生,被告人的父亲请求讲话。

弗莱斯勒没有去看罗伯特·朔尔,而是和各位被告目光对视一下。随后索菲看到弗莱斯勒向后挥臂,以此做出一种明显的手势,并喊道——

弗莱斯勒:把这些人赶出法庭!赶出

去! 现在肃静。

索菲看见那些穿军服的人, 另有一些观众, 此刻更用力地推搡着她父亲, 想把他和他妻子从大厅推出去。但是, 索菲也看到她父亲如何竭尽全力, 彻底绝望地反抗着。

罗伯特·朔尔(高喊): 我是罗伯特·朔尔, 两个被告人的父亲。我要辩护……

弗莱斯勒: 我不允许。带走!

索菲与母亲对视。马格达琳娜突然虚脱。一部分观众站起来看热闹。

罗伯特·朔尔: 我们的两个孩子不过是纯洁无辜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一生还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人生的热血青年。

弗莱斯勒以一个冷酷的手势回答罗伯特·朔尔——

弗莱斯勒: 请您保持沉默! 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

维尔纳去搀扶他的母亲, 索菲的母亲又站稳了身体。

罗伯特·朔尔: 我们的孩子处处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我们的女儿曾经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 我们的儿子也曾服役奔赴前线参战……两个人都得到过最好的评价! 您就再给我儿子一次机会, 让他志愿去东部前线报到吧。他的弟弟(指着维尔纳), 在这儿, 也正在前线。

弗莱斯勒: 出去, 带出去!

索菲看到她父亲跟上来拉拽他的警察揪扯、搏斗; 她母亲竭力地想要帮助他。而罗伯特·朔尔终因寡不敌众, 不得不放弃了努力。

罗伯特·朔尔: 总会有另一种公道

的!

罗伯特·朔尔被扭架推出门去。母亲和弟弟跟在后面也被看守推了出去。门被狠狠地关上了。

弗莱斯勒: 肃静!

索菲能感觉到, 刚才弗莱斯勒强硬地拒绝她那绝望的双亲这一幕, 在观众中引起了反感。座位间传来一阵阵低声的(但在弗莱斯勒眼里是不祥之兆的)议论。她看到布莱特豪普特探身对弗莱斯勒低声地说着什么。二人边说边看着观众席。

69. 法院, 216厅, 白天/内景

虽不易觉察, 但大厅中仍然并不安静。很多人并没有议论说话, 而是手脚乱动, 坐立不宁; 好像有人想退席。此外许多人目光左右游移, 避而不视法官席。

弗莱斯勒(失态地大吼): 我现在命令, 肃静!

弗莱斯勒一边敲着桌子等着厅里安静下来, 同时双目怒向观众。终于大厅里像坟墓一样寂静了。

弗莱斯勒: 现在是被告人最后陈辞。被告起立!

警察们去拉拽索菲和那两个男青年。索菲站起来。被告人就站在原位进行最后申诉。

弗莱斯勒: 普罗布施?

克里斯托夫努力定定神, 站身起来。他声音低沉、温软, 但并不乞求——

克里斯托夫: 为了我的孩子, 请您免我一死。况且我也已经如实地坦白了一切。

弗莱斯勒无动于衷。大厅里一片寂静。弗莱斯勒抬了抬食指, 令克里斯托夫

坐下。然后转向汉斯——

弗莱斯勒: 那您呢, 朔尔?

汉斯知道自己已经义无反顾。他军人般挺直了身板, 目光从弗莱斯勒扫向整个“法庭”, 又再次回到弗莱斯勒身上。

汉斯: 我请求您, 最高法官, 宽恕他, 惩处我即是。

弗莱斯勒打断了汉斯的话——

弗莱斯勒: 如果您关于自己没什么话要说, 那您最好保持沉默!

索菲看到汉斯如何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弗莱斯勒。然后她的哥哥坐下了。

弗莱斯勒: 索菲娅·朔尔?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索菲。观众席中鸦雀无声。索菲抬眼向弗莱斯勒看去。后者面无表情。索菲平静地、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清晰、响亮的声音说:

索菲: 您不久就会站在我现在站的位置上。

她的话令弗莱斯勒一时语塞。他飞快瞟向观众席, 巴望那里会爆发不满。但是, 观众席一派沉默。他回眼又看索菲, 她只是挺直了身板, 以示自己言之有理。弗莱斯勒脸色变得铁青。他本想炫耀自己的能耐, 不料却适得其反, 一败涂地。

弗莱斯勒: 您的话令这厅里每一个正派的人都感到愤慨! ——审判团休庭商议。

索菲却没有觉出丝毫的愤慨。她感受到这里只有尴尬, 也许还有恐惧……, 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向前面的法官席或者被告。那个中尉在私下偷看自己的手表。

弗莱斯勒和他的陪审法官们迅速地穿过壁门离开了。观众们起立。

索菲和她的两名战友都感到大厅里气氛有所变化。观众们开始陆续出厅时, 纷纷向被告席投来疑惑的目光。3个大学生筋疲力尽地默察着这一切。克里斯托夫在给自己打气。他闭上眼睛, 沉默地交握双手。

观众们心思沉重, 沉默无语、满怀震撼地离开了大厅。没有人敢大声说话。被告人留在被告席上。

70. 法院, 216厅, 白天/ 内景

大厅空无一人。只有被告人和看守默守在长椅上等待。索菲看向克里斯托夫。她看到他紧张不安, 脸上挤出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她又去看汉斯, 他看起来淡定平静。

法庭看守长(走廊上画外音, 喊) 请回216大厅听取宣判。

71. 法院, 216厅, 白天/ 内景

“审判团”又出现在他们的座席上, 就位立正。观众也都回到了大厅, 并全体就位起立。被告人也都起立。有人轻声咳嗽。弗莱斯勒准备好他记录的要点。大厅安静下来。索菲看着讲台上的弗莱斯勒和他那一群司法帮凶。他拿起放在审讯记录卷上的笔记备忘录, 扫视了一下大厅, 查看是否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了。普罗布施睁大双眼, 处在一种神经质、近乎崩溃的期待中。汉斯镇定而严肃。索菲也一样。3个人都身姿挺直。

弗莱斯勒: 以德意志人民的名义, 在对来自慕尼黑的汉斯·弗利茨·朔尔、

来自慕尼黑的索菲娅·玛格达琳娜·朔尔、

来自阿尔德兰斯的克里斯托夫·赫

尔曼·普罗布施的刑法审理中, 人民法院第一判决委员会根据 1943 年 2 月 22 日的主要诉讼程序, 现依法宣判:

被告在战争期间散发传单, 煽动破坏备战及颠覆我国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生活体制, 大肆宣扬悲观主义战败思想, 对元首进行了最卑劣的辱骂, 并以此长帝国之敌的威风, 涣散我军士气。普罗布施还犯有窃听敌台罪。

鉴此, 你们被判处死刑。

索菲和汉斯平静地接受了判决。两个人都充满同情地看向克里斯托夫, 看着他的希望破灭, 同时兄妹俩的希望也破灭了, 他们曾希望至少克里斯托夫可以免于死。克里斯托夫闭上眼睛, 他的脸抽搐着, 垂着头, 只能勉强地支撑着自己。

观众席中有少数几个人点头表示同意。绝大多数面孔没有表情。萨姆贝尔格低声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

萨姆贝尔格(小声地): 不该判普罗布施。

弗莱斯勒(继续道): 你们被永久剥夺公民权。诉讼的费用由你们承担。

索菲: 你们的白色恐怖马上就要到头了。

汉斯(呼喊): 今天你们绞死我们, 明天被绞死的就是你们了!

索菲注视着观众的反应。还是出现了一阵骚动。但其间只有一个人喊——

岂有此理! 吊死他们!

弗莱斯勒: 带下去!

弗莱斯勒抬起手臂——

弗莱斯勒: 希特勒万岁。

与审判开始时不同了, 这次, 观众们回敬弗莱斯勒的“希特勒礼”时, 已经多少显得犹疑, 不再像开始那样整齐划一了。弗莱斯勒也察觉到这点。但也有些人——出于畏惧——回礼时, 比先前更加毕恭毕敬……萨姆贝尔格未行“德意志敬礼”, 而他身边那个德国中尉看起来满面羞愧的样子。他磨磨蹭蹭地抬起手。

索菲和血红色大法官的目光相遇。这个出了口恶气、但也丧失了不少自信的血红色大法官, 在退庭前又得意地回过头来, 瞟了一眼被告席。索菲看着他和他的同伙消失在侧门外。观众群沉默而压抑地挪向出口。

索菲的父母逆着人流再次挤回大厅, 想和孩子们相聚。虽然有警卫拉住他们, 但索菲和哥哥还是尽力地朝着门口的父母挤过去。

罗伯特·朔尔: 请您让我过去, 请让我过去。我要到我的孩子那儿去。

这时, 索菲看到她的辩护律师边脱法衣, 边走向她的父母。她听见他说——

克雷因: 我无法理解, 怎么会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

索菲向父母挤过去。她和母亲彼此努力伸出手臂, 想抓住对方。

看守: 回来。这是不允许的。

索菲被看守拽了回来。但是她看到她哥哥维尔纳隔着看守靠近了汉斯, 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索菲看到汉斯满脸坚强不屈的神气。索菲正要和看守扭打起来时, 她听到汉斯的声音——

汉斯: 要坚强, 维尔纳。——不要气馁。

索菲到底还是挤到了够得着维尔纳的地方。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对他鼓励地微笑着。维尔纳回应着,眼中含满了泪水。

他们被彻底分开了。儿女们最后一次无限眷恋地与父母对视。萨姆贝尔格走到索菲的父母身边。

萨姆贝尔格:我是萨姆贝尔格,是这里的见习律师。你们必须赶紧提交一份赦免申请书。

72 法院,走廊,院子,白天/内景,外景

3个被判刑的人由看守从法院带出来,进了一所从外面看不到的内院。这次转押迅速、利落、紧迫。

警察:往前走!快点!走!这里进去!

尽管是在快速地行进中,索菲仍然转过身,又看了一眼走在后面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夫。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否将是永别。汉斯经过这番漫长的斗争,看起来是精疲力竭的样子。索菲又被戴上了手铐,她无法挥手道别。汉斯的眼里含着泪水。克里斯托夫没有哭,他看起来心灰意冷,任由警察拉着向前走。索菲和她哥哥差不多,也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也没有哭,但是却耷拉着头,被第一个推上了一辆囚车。

73 囚车,白天/内景

一辆全封闭的囚车。索菲坐在囚厢里。通过一扇栅格窗索菲可以看到一个戴警帽警察的头,他背对着索菲坐在车门旁。

车停了。监狱的大门吱嘎作响地在画外打开。

紧接着囚车又继续开走了。

74 史达德海姆监狱,死囚区,走廊,白天/内景

警察把索菲移交给一名女看守;她50岁左右,身着狱警服,扎着一个紧紧的发髻,一眼看去就是一名典型的纳粹看守。警察同时把索菲的档案也交给了她——

警察:朔尔,索菲,人民法院,今天判决的。

女看守:您跟我来。这边。

索菲随着女看守沿着走廊下去。这女看守走得极快,筋疲力尽的索菲几乎跟不上。这种急迫让她感到意外。

75 史达德海姆监狱,死囚牢房,白天/内景

索菲走进了死囚牢房。她环顾屋内,却连一张木板床也没见到,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紧接天花板处的墙上有一个半圆的窗户。旁边是一个风格造作的天主教十字架,以及一盏中产阶级装饰品位的顶灯,与这个屋里的简陋形成一种强烈反差。女看守把信纸和铅笔递给索菲。

女看守:如果您有什么告别的话要说……请写得简单些,朔尔小姐。

索菲:今天就写?

女看守无语地点点头。这么快就要行刑,惊恐直袭索菲心底。她目瞪口呆地看着女看守。

索菲:我以为……还有99天……

那女人摇摇头。如此,索菲连一线希望也没有了。今天她就要赴死!她淡然地望着那女看守,没有抱怨,没有昏厥。她

强压住内心令人窒息的惊恐。

女看守:您还是写信吧。

索菲一时还不能接受这恐怖的现实,她艰难地坐下,试图让自己恢复镇静。终于,她用颤抖的手开始写遗书。

她写的第一句话——

“我亲爱的弗利茨……”

起初她还思忖着,然后又抬起头。接下来,她下笔流畅些了。这时她透过铁窗看着外面惨淡的夜空。

76 史达德海姆监狱,死囚牢房,白天/内景

有人在开门锁。索菲端正地坐着,在死囚牢房里等候。遗书写好了。索菲双手交叉放在遗书上。她向门看去。

女看守:您跟我来。有人探视您。

索菲:探视我?

77 史达德海姆监狱,走廊,死囚区,白天/内景

索菲跟着女看守走出牢房来到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她看到莫尔站在那里。她被从他的身边带过去。她望着这个审讯官。莫尔没有任何表情。

78 史达德海姆监狱,探视室,白天/内景

索菲被带入一间探视室。她看到汉斯(现在穿上了囚衣)正被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索菲与汉斯对视。他的步履轻盈而端庄。他的眼睛就好像赢得了一场巨大胜利一样闪闪发亮,整个人都显

得神采奕奕。索菲的母亲正在强忍眼泪,努力掩藏她的悲痛。

这时索菲向父母走来。索菲穿着她自己的裙子(还是被捕那天穿的那条),没有像她哥哥那样穿着囚服。她步履缓慢,坦然,并且非常端庄。索菲微笑着,仿佛是在仰视太阳。她上身探过拦隔她和父母的柜台,把手递给父母。短暂的相视无语,之后——

马格达琳娜·朔尔:索菲!

父亲张开双臂抱住她——

罗伯特·朔尔:你们将被载入历史。世上还是有公理的。

索菲:那必将产生影响!

母亲从手提包里掏出了甜点。

马格达琳娜·朔尔:这儿,拿着,吃点儿吧,索菲,汉斯他不喜欢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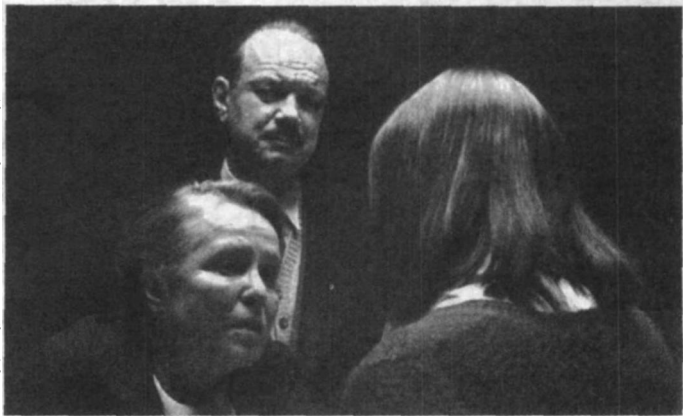
索菲:噢,好,我中午就没吃东西了。

索菲把饼干拿在手里,却没有吃。

索菲:请你们别伤心。如果再来一次,我依旧不会悔改。

罗伯特·朔尔:你们做得对。我为你们骄傲。

索菲(对父亲):我们把所有责任都



揽到自己身上了。

母亲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她轻轻抚摸着索菲的脸颊,努力使自己镇定低声地说——

马格达琳娜·朔尔: 你的皮肤……这么的年轻鲜嫩……

索菲安慰着母亲,自己也几乎不能自制,她用哽咽的声音说——

索菲: 妈妈,这会儿你这么勇敢,好好地站在我身边,多好啊。

马格达琳娜·朔尔: 可你再也不会走进家门了。

索菲: 要不了太久我们就会在永生中重逢的。

母亲强打精神,哽咽地说——

马格达琳娜·朔尔: 是吗……索菲,耶稣啊。

索菲用近乎强求的口气回答——

索菲: 是的,母亲,你也要……!

女看守进来了。索菲得跟她走了。索菲依依不舍地望着父母,倒退了几步。在转身背对父母的瞬间,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眼里涌出了泪水。此时,泪水在索菲的脸上流淌。父母没有看到这一幕。索菲再也没有回头地被带走了。

我们的镜头对着这对自豪地昂首挺立,神情自制,却是肝胆欲裂的父母。父母没有看到索菲的眼泪。罗伯特·朔尔把妻子拥入怀中。

79. 史达德海姆监狱,走廊,死囚区,白天/内景

在走廊上,正在流泪的索菲最后一次遇到审讯官莫尔。索菲极力控制住自己——

索菲: 我刚和我的父母告别……您能理解吧。

莫尔点点头,避开了索菲的目光,垂下眼睛。

女看守: 请您跟我来。

死囚牢房的锁被打开了。镜头继续对着莫尔。此刻他可能正在回避、不去反思自己对索菲的所作所为。因为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审问了其他的抵抗分子,如安内莉塞·格拉夫。好像胃病也从没让他像此时此刻这般不自在。

索菲走进了牢房。

80. 史达德海姆监狱,死囚牢房,白天/内景

索菲又是独自一人呆在死囚牢房。周围现在死一般的寂静。索菲站在窗前,仰头向外望去。她看到了一线灰蓝色的天空。一只鸟无声地飞过。索菲不仅再次恢复了理智与自我克制力,从这一刻起,她脸上浮现一种常人没有的心灵的宁静与伟大。她就要走完自己的人生了,但她凯旋般地感到自己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

又有钥匙在响。索菲向门口看去,进来的不是行刑助手,而是监狱牧师卡尔·阿尔特博士。

阿尔特: 朔尔小姐,我叫阿尔特,我是监狱里的牧师。

索菲: 晚上好,牧师先生。

阿尔特: 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在这这么短的时间里走近您的心灵,并且帮您和您的哥哥走好人生这最后一程。

索菲: 我想祈祷。

阿尔特自己几乎是手足无措,浑身

颤抖,眼看就要精神崩溃的样子。索菲在静默的虔诚中低下头,稍后又抬起头来。阿尔特蹲在索菲旁边,双手痉挛地握在一起,聆听着祷文。

索菲:我的上帝,崇高的父主,请把脚下这块土地变成一片沃野,好让您的种子不致白白播撒。至少让它滋生出对您,他们的创造者的向往思念吧,因为他们已经常常背弃您。

阿尔特沉重地叹息,他看上去非常同情索菲。

两人:阿门。

索菲:我祈求您赐福于我。

阿尔特望着祈祷的索菲——

阿尔特:圣父保佑你,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圣子保佑你,他用自己的苦难和死亡拯救了你。圣灵保佑你,他陪伴你前往它的庙宇圣化你的灵魂。

阿尔特在索菲的额头上方画了一下十字,继续——

阿尔特: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用右手画着十字)赐给你仁慈的判决,保佑你获得永生。

索菲:阿门。

索菲又听到钥匙响。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女看守出现了,她无语地站在门口。

阿尔特:无人能超越耶稣的大爱,因为他为了朋友捐弃了自己的生命。上帝与你同在。

索菲走了。阿尔特留在那里,双手抱胸,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81. 史达德海姆监狱,走廊,死囚区,白天/内景

索菲跟在女看守身边,沿着走廊走下去。她抬头挺胸,默默无语。女看守突然环顾四周,用一个心照不宣的手势招呼索菲来到一个铁栅栏门前。这扇铁栅栏是一个通往地下通道的入口。她打开铁栅门,叮咛道——

女看守: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

索菲惊讶地看着这个女人。

随着索菲的目光我们穿过打开的铁栅门,进入了另外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门,上面有一个带铁栅栏的窗户。可以看到门后是一个荒凉的院子,还有一面砖墙。

82. 史达德海姆监狱,行刑室外的走廊,白天/内景

索菲看到汉斯和克里斯托夫已经站在走廊里,正朝她看着。3个人都非常意外,并因为这场意想不到的见面而一时无言相对。

女看守递给索菲一根烟,还有火柴——

女看守:请您快点儿。

索菲点燃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递给了哥哥。女看守要回了火柴。

索菲:谢谢。

汉斯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又递给了克里斯托夫。女看守此时悄悄离去,反身把铁栅门从外面锁上。

克里斯托夫:我们没有白干。

索菲:我们将一起到达彼岸。

汉斯:对,一起。

3名死囚这时只是默默地、一轮又一轮传着抽烟。他们肩并肩挺拔地站在一

起。

索菲和汉斯微笑着。对于这3个年轻人来说,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

索菲率先向两个男青年走近了一步,接着3个人便短暂、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将是诀别的拥抱,是永别前彼此最后的温暖与亲近之情。之后3个人便互相分开,似乎怕被人看到这亲密的行为。

3个人沉静、一动不动、坦然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他们彼此默视着对方。每个人都心气坦然、澄明,无须再言说什么。

最后,香烟燃尽了。

然后,时候到了。在通往院子的门上响起了钥匙声。

两个穿着黑西装,戴着黑领带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是行刑助手。其中一人把索菲的双手用手铐反铐在背后。索菲任由他们动作,眼睛只是盯着哥哥的眼睛,仿佛要永远记住这个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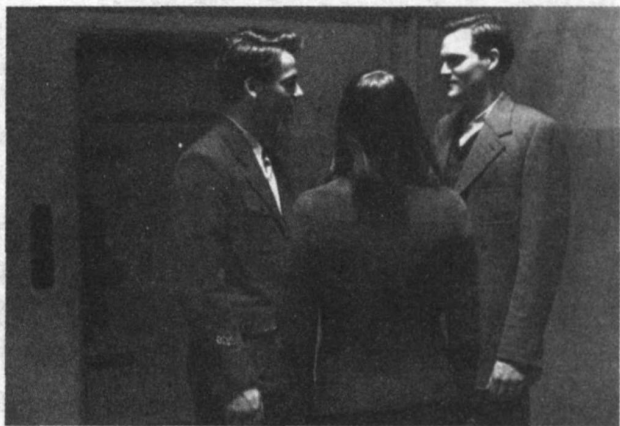
索菲:还有太阳呢。

索菲不得不背离她哥哥的目光。两名行刑助手拉住索菲的胳膊,带着她迅速走出房门,走下台阶,走进了院子。汉斯和克里斯托夫目送着她的身影。

83 史达德海姆监狱,院子,傍晚/外景

在早春二月的暮色中,两名看守带着索菲穿过空荡荡的院子,走向行刑室。

索菲看到高处的天空下有一堵被晚



霞映照的防火墙。索菲抬眼望去,她这时不像是圣女,而是像一个用全身每一根神经最后一次享受阳光的人。

之后,一个看守打开了行刑室的门。

84. 史达德海姆监狱,行刑室,白天/内景

索菲走进了这房间阴冷的光线中。她的目光先落到了一面黑色的帷幕上。至此索菲还不知道,她将要怎样死去。

索菲看到好几个男人已经等候在这里。他们是帝国检察官魏尔斯贝尔格、监狱长科赫博士、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狱医格吕贝尔,以及监狱牧师。她望着牧师,看到他极力地保持镇静。男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死刑犯人。

魏尔斯贝尔格:索菲娅·马格达琳娜·朔尔,帝国司法部在1943年2月22日的公告中做出判决,不予赦免,以法院判决为准。

索菲什么也没有说。此后一切都很迅速。索菲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移到另一个人脸上。这时魏尔斯贝尔格说——

魏尔斯贝尔格:现在是17点整。开始

行刑。

按照当时的现场记录,其余的过程只持续了6秒钟。此刻,在影片中,时间被拉长了——

两名行刑助手上来要拉住索菲,可他们几乎不敢上前接触碰这个看上去年轻、脆弱的女子。索菲帮了他们一下——她昂起头向前迈去。

黑色帷幕被拉开了。

索菲看到了一座断头台。供犯人用的躺板还竖立着。旁边站着刽子手赖希西哈尔特。他又瘦又高,穿黑西服、打黑领带,没戴帽子。他用眼神示意监督着他的助手;无需指挥,他的助手们每个动作都很到位。

索菲的第二眼落到了断头台旁,那儿停着3口简陋的棺材。

索菲双手反剪,继续走向断头台;还有两三步。

那两名助手最后还是抓住索菲,几

乎是温柔地扶着她走完通向躺板的最后一步。紧接着索菲便被3根皮带固定在了躺板上,躺板随即翻倒成水平状。索菲的身体被向前推进,她的头一下子就架在断头台的台板上了。索菲看了一眼那只用来盛装被斩落头颅的铁皮桶。

那是索菲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看到的東西。

一秒钟的死寂。

铡刀悬在断头台上方的支架上。

刽子手的一只手拉开了固定铡刀的拨杆。

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

铡刀落下,朝镜头切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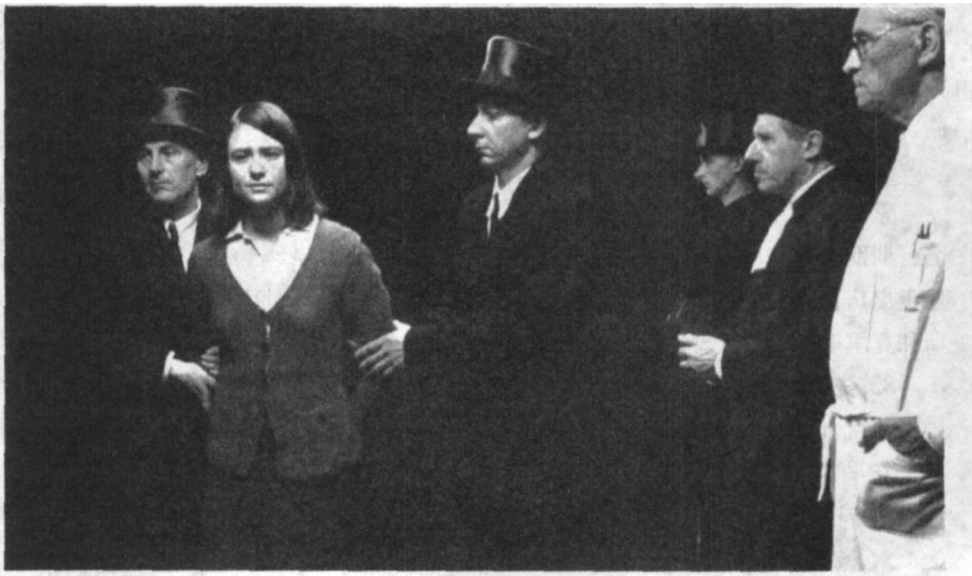
黑屏。

画外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又一声撞击,头颅掉入铁皮桶。

间歇。可以听到,第二个人被带了进来。

魏尔斯贝尔格(画外):我在此验明



被提犯人为汉斯·弗利茨·朔尔正身无误。行刑。

间歇。

一个奋力而果敢的高呼声:

汉斯(画外):自由万岁——

金属摩擦声。第二次接连两下的撞击声。

金属摩擦声。第三次接连两下的撞击声。

寂静。

越来越响的飞机轰鸣声。

85 尾声

淡入。盟军渐飞渐近的轰炸机队形。投弹舱门开启。从中飞出了无数传单。

音乐《甜心》响起。

特技组接镜头:摄影机向下摇,再摇回。炸弹从画面中消失。传单飞舞在空中,就像当年飞舞在大学里。

音乐渐渐淡出。

解说叠入——

解说:“白玫瑰”的第6号传单由黑尔穆特·冯·莫尔特克辗转北欧带到了英国。1943年底,盟军飞机将成千上万张第6号传单用空投散发到整个德国。

淡出。

片尾字幕。

静场。

滚动字幕:“白玫瑰”小组其他被处以死刑或受到监禁的成员名字依次出现在银幕上。

所谓人民法院对“白玫瑰”小组成员的判决:

索菲·朔尔

死刑

汉斯·朔尔 死刑

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施 死刑

库尔特·胡伯尔 死刑

维利·格拉夫 死刑

亚历山大·施默莱尔 死刑

汉斯·莱佩尔特 死刑

玛丽-露易塞·扬 12年徒刑

奥伊根·格里明格尔 10年徒刑

黑尔穆特·鲍埃尔 7年徒刑

海恩里希·博林格尔 7年徒刑

汉斯·希尔策尔 5年监禁

弗兰茨·米勒 5年监禁

海恩里希·古特尔 18个月监禁

特劳特·拉夫伦茨 1年监禁

吉塞拉·舍尔蒂林格 1年监禁

卡琳·许德科普夫 1年监禁

苏珊娜·希尔策尔 6个月监禁

约瑟夫·泽恩根 6个月监禁

维利·博林格尔 3个月监禁

哈拉尔德·多尔恩 赦免

曼弗雷德·艾克迈尔 赦免

维尔黑姆·盖埃尔 赦免

法尔克·哈尔纳克 赦免

著名人士有关“白玫瑰”的评价
(1943年6月26日至27日):

首先是节选自托马斯·曼于1943年在伦敦 BBC 电台的周期广播节目“德国听众”中,就朔尔兄妹发表的声明。大约1943年8月12日被广泛传播——

解说:1943年7月,托马斯·曼在伦敦 BBC 电台播放的周期广播节目“德国听众”中有关“白玫瑰”的发言:

“不错,他们曾经很苦闷,德国的青年——偏偏正是青年们——面对国家社

会主义的谎言革命表现出这种脆弱。可现在他们醒悟了。他们为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为了德国的民族荣誉,把自己年轻的头颅放在了断头台上。此前,他们在法庭上当面对纳粹法官说:‘不久你就会站在今天我站的位置上’;面对死亡,他们证明了‘一种向往自由与荣誉的新信仰在就要来临’。太棒了,多么美好的年轻人!你们不会白白死去的,你们不会被忘记的。”

据说温斯顿·邱吉尔在1946年曾就“白玫瑰”说过——

“在德国曾有一支民间抵抗力量,他们属于所有民族的政治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最高贵和最伟大人物之列。他们在内外孤立无援的条件下斗争,斗争的动力只源于良知的不安。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在地下秘密活动。但是他们的死,却使我们看到了抵抗运动。这些死者虽不能替德国开脱所发生的一切的罪责,但是他们的行动与牺牲,却是我们重建家园坚不可摧的基础。” (完)

“影视大讲堂”——助你走近梦想

中国电影家协会、新浪网联手开设“影视大讲堂”,将为你提供诚挚的、切实有效的帮助。首期讲座以表演专业考前辅导为主,视频/音频传输授课,并由授课专家在线答疑,为考生解开心中的困惑和疑问。我们的授课内容主要有考试的程序和科目,考试必要的知识和心理准备,考试的临场发挥及应变处理等等。这里介绍首期讲座专家:

于 洋 电影表演艺术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中国电影集团艺委会副主任、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刘诗兵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曾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系主任。现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

梁伯龙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现任北京演艺专修学院院长,教过的学生有:巩俐、陈宝国、夏雨、傅彪、滕汝俊、陶红、史可等。

崔新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副院长,教过的学生有:赵薇、何琳、陈坤、黄小明、颜丹晨、郭小冬、史光辉等。

刘宗佑 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现任戏剧系表、导演教研室主任,教过的学生有:吴若甫、吴京安、陈剑飞、刘丽丽、吴玉华、胡雪桦、尚敬等。

王明亚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表演专业教师,教过的学生有:巩俐、徐帆、李亚鹏、章子怡、秦海璐、刘烨、傅彪等。

开播时间在10月下旬起,请登录<http://bn.sina.com.cn> 或 www.cfa.org.cn, 获取你所需要的帮助。